

从“土腔”里做出大学问

——记语言学家李如龙



李如龙,1936年生,福建南安人。语言学家。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。曾任教于厦门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暨南大学,2006年在厦大中文系退休。曾任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。主要著作有《方言与音韵论集》《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》《汉语方言学》《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》《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》《汉语特征研究》《福建方言与文化》《汉语地名学论纲》《闽方言文存》及《薪火相传》《李光前传》等。

在汉语方言研究这条道路上,厦门大学教授李如龙已经跋涉了整整70年。
“我是东南丘陵地的小苗,复杂多样的方言就像湿润肥沃的土地,只要根系发达,便能获得丰富营养,长成大树。方言是汉语语言学取之不竭的宝藏。在这片土地上研究方言,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如今,年近九旬的李如龙还在满腔热忱地为他钟爱的语言学事业奔走呼喊。 ■本版文图据《光明日报》

【学术启蒙】方言如此奇妙

1953年,17岁的李如龙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。班上同学来自东南多省,不仅上海话、徽州话让他感到陌生,就连本省的福州话、莆田话,他也听不懂。李如龙是福建南安人,1951年到泉州读书时,曾因说话带“土腔”而被嘲笑。到了大学,方言分歧更加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不久,李如龙读到罗常培先生1926年来厦大教书时写的《厦门音系》,才知道乡间的土话竟然那么值得研究。

20世纪50年代,全国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、推行简化字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,《人民日报》还连载了吕叔湘、朱德熙两位先生的《语法修辞讲话》。在厦门大学,黄典诚老师又把语言学概论、方言学、音韵学课程讲得精彩纷呈。为什么“女人”这个很基本的概念,福建各地会有诸娘、阿娘、娘娘、查某、做

母、妇娘、妹子这么多不同的说法?为什么全省各地毫无例外都管红薯叫“番薯”?为什么有些地方称“母”为“姐”,称“父”为“哥”,有的地方却称“女婿”为“姐夫”,称“侄”为“孙”?李如龙逐渐体会到,汉语方言如此奇妙。1955年,黄典诚老师建议李如龙研究清代南安人黄谦编纂的《汇音妙悟》,以《上古汉语语音拟测》为题写毕业论文。这成了李如龙走向汉语语言学道路的起点。

1956年,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,高教部和教育部组织学者在全国开展汉语方言普查。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厦大和福建师院成立“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”,师院负责调查闽南、闽北方言,厦大负责闽南、闽西,李如龙也参与其中。在普查过程中,著名语言学家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

的李荣曾经来厦门大学指导方言调查工作,他对参加调查的年轻人说,方言调查应该从母语或身边的方言开始,认真地听音、记音、整理音系,考察连读音变,弄清楚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之间的关联,就定能得到语言学的全面训练。

1958年,李如龙毕业留校任教。1960年,福建省教育厅成立“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”,调集了十几个人在厦大集中工作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章太和张盛裕前来支援,教育厅还抽调了福建师院的潘茂鼎、梁玉璋和建瓯一中的潘渭水,此外还有几位中小学教师协助整理资料。潘茂鼎、李如龙是编写组负责人,黄典诚做业务指导。编写组以普查材料为基础,在黄典诚的具体指导下开展紧张的工作,用两年时间编成《福建省汉语

方言概况》(讨论稿)。“编写组”完成使命,黄典诚、李如龙负责整理书稿,此书于1962年秋由厦门大学印刷厂铅印成“讨论稿”内部发行。

这次调查对了解福建方言意义重大。此前,因为调查比较做得不够,语言学界把福建方言分为闽南、闽北两种,分别以厦门话、福州话作代表。因为有了这次普查,编写组经过讨论,吸收黄典诚先生对建瓯方言、莆田方言的研究成果,把福建省内的方言分成“闽海”“闽中”“闽客”3群,下分闽东、莆仙、闽南、闽北(建瓯)、闽中(永安)及闽北客(邵武,后来改为闽赣)、闽西客(长汀)7区。

1963年夏,“福建方言学术研讨会”在厦门举行。与会者除了《概况》编写组成员和省内参加过方言调查的青年教师,还邀请了黄家教、詹伯慧、施

文涛、许宝华、王福堂等国内其他高校讲授方言课的老师,以及洪心衡、余心乐等熟悉闽、赣方言的老先生。30多人经过5天认真讨论,大致认同3群7区的意见。这种分区修正了以前把闽方言分为闽北(福州)和闽南(厦门)的简单做法,至今仍被认可。

1964年,李如龙和潘茂鼎专程到北京,向语言所的吕叔湘、丁声树、李荣先生请教《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》应该如何修订,也访问了王力、袁家骅、胡明扬、周有光等语言学家。李荣用4个上午和他们详谈了他的修改意见。

回顾这10年的学术经历,李如龙自称为“学术启蒙期”。因为有罗常培著作的指引、黄典诚的指导和李荣的指点,让他在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【硕果累累】从词汇语法透视方言

1971年,李如龙被下放到农村,因表现出色,一段时间之后,县委想留他在当地工作,但李如龙不愿放弃语言学专业。此时,福建师院改为师范大学,邀请他加盟,1973年年底,他匆忙搬到福州,在福建师大开始研究多彩的闽南、闽北方言。

在福建师大的20年,只要没有课,他就如饥似渴地到闽北、闽东,一个一个县调查方言,像大田、尤溪、浦城、泰宁、福鼎、宁德,都去过几次。有几年冬天,直到听到窗外的鞭炮声,他才想起快过年了,该回家了。

改革开放后,学术界的阵阵春风给李如龙莫大的鼓舞。为扩大方言研究队伍,1981年,中国语言学会委托福建语言学会在建瓯举办方言研究班,方言学元老吴宗济讲开场白,黄典诚讲音韵学并做班主任,李如龙讲调查方法,黄家教、许宝华、王福堂各讲一课。研究班配有能讲建瓯话、福州话和厦门话的发音人,学员们每天上午上课、下午记音,干劲很大,经常冒着酷暑,干到深夜,有的还抓紧时间记自己的方言,请求专家校订。李如龙他们用两个月时间为20个省市训练了50名从事方言调查的青年教师。这就是颇有名气的“建瓯班”。课程结束时,大家一起坐着汽车到南平火车站,一路歌声不断,依依惜别。

随着实践经验不断丰富,对于学界已有的一些结论,李如龙渐渐有了自己的观点。比如,有一种说法认为,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,词汇、语法差异往往不是十分显著,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方言学着重于研究语

音。在大学学说各种方言时,李如龙就发现,不同方言的常用词就常有差异。在参加方言调查、编写《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》时,他多次选取闽方言的常用词编印词汇调查表,反复琢磨各方言词汇的差异。在吴、闽方言中,“汤”既指汤,也指热水;“山”“岭”词义相近,普通话多用“山”,闽西客家方言长汀话更常用“岭”;普通话多说“站”,东南方言多说“倚”,吴方言多说“立”;“何如”“未曾”“见笑”“几多”这些词,在普通话中是古色古香的书面语词,而在闽方言的福州话、莆田话、厦门话、建瓯话中都是十分地道的通俗口语……1982年他在《语文研究》发表《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》,通过丰富的例证,提出汉语方言词汇存在五类差异:源流差异、意义差异、构词差异、价值差异(指派生能力、组合能力和使用频度)和音变差异,还指出方言词汇差异的五种类型:对立型、对应型、交叉型、并用型、补充型。后来,此文被翻译成俄语,在苏联《国外语言学新天地》的《中国语言学专辑》(第22卷,1989)中与王力、吕叔湘、黎锦熙、李荣、朱德熙等名家的文章同时刊出。

受老师黄典诚的影响,李如龙在研究闽方言时很喜欢“考本字”。他体会到,语音是思维的物质外壳,意义是思维的内核和交际的目的,词汇是思维和交际的内凭借。语音学和音韵学对方言研究固然重要,但不重视词汇也不行。到福州十几年,难懂的福州话还没学到家,李如龙邀请同事一起编福州话词典,自己

借这次机会把这种很难的方言学学好。1994年,他们合作编纂的《福州方言词典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后来,李如龙听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在编方言词典,闽方言只有福州、厦门两种,就壮着胆向李荣建议,应该增编一本建瓯方言词典。1998年,他与潘渭水合作编纂的《建瓯方言词典》出版。

编方言词典不容易,但李如龙很受用。编过词典,他对词语的义项和连读音变有了更透彻的理解。编过不同的方言词典,李如龙还发现了方言的特征词。以往,许多学者主张以方言的语音特征作为区分不同方言的主要标准,比如有没有入声,声母不分n、l。李如龙认为,方言的词汇特征应该和语音特征一样受到重视。1999年,他在中国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《论汉语方言的特征词》一文。而后他又组织同行和学生一起考察方言特征词,他主编的《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》2001年在厦大出版社出版。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从此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响应,后来涌现出不少同类著作,特征词也成为划分方言的标准之一。

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紧密关联。李如龙对“汉语方言之间语法差异不大”的说法早有质疑,1986年就发表了《闽南方言的有和无》。参编了两本方言词典后,他对方言间的一些语法差异有了更多认识。1993年盛夏,他和潘悟云等几位以东南方言为母语的中年语言学家聚在复旦大学,商讨组织一个小分队,用同样的主题和例句做比较,看看东南方言语法有多大差异。

这个小分队开了10次会,出版了《动词的体》《动词谓语句》等6本论文集,推动了方言语法研究的兴起。李如龙还提出,应该拿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的词汇进行纵横双向比较研究,从整体上认识汉语词汇的特征,形成自己的理论。他先后发表几篇论文讨论“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”,考察“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”以及“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差异”等问题。

从语音到词汇、语法,从方言到汉语史,这是李如龙学术道路的深化发展。共同语因为有了“差异”才形成方言。研究方言一定要重视比较,包括纵横双向、内外两域、理论和应用两界,比较研究是方言学的生命线。李如龙的学生都很熟悉他的“十字”理论:深入、多视角地研究方言,其成果不但可以以汉语史所用,还可以了解历史文化,为人文社科其他领域所用。走出闽方言,关注各种汉语方言;从方言研究出发,兼及音韵学、地名学、历史文化和应用研究。人们从中不难看到他勇于创新的研究风格。

1987年李如龙在福建师大开始招收硕士生,头两届是3位以客赣方言为母语的学生万波、邵宜、练春招。这几个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,很快开始全面调查客赣方言。李如龙选取34个方言点、1320个单字和1120条词语,多次分头带领他们到实地调查,用3年时间完成了全部记音,1992年出版了《客赣方言调查报告》。此书在刚兴起的客赣方言研究热潮中很受欢迎,被

广泛引用。因未重印,多年后还常有年轻学者来信求书。

后来,李如龙又招收了庄初升和严修鸿2位硕士研究生,骑着自行车带他们到穷乡僻壤调查闽、客双方言带和方言岛,把他们的毕业论文和调查报告汇编成《福建双方言研究》一书。李如龙在福建师大指导的这5名硕士生很快都成了方言研究的名将,被誉为“第一方面军”。从1992年至今,李如龙与学生合作完成的专著有14本之多,还合作撰写了多篇论文。他从中体会到了教学相长、薪火相传的乐趣,常对人

说,当老师,我从来不后悔。
李如龙1993年调入暨南大学任教。结合这所华侨学府侨生相对较多的特点,在暨大的5年间,他除了组织学生调查粤西客家方言外,还和学生一起调查东南亚的闽、客方言,举办小型东南亚华人语言国际研讨会。可以看出,凡是与汉语方言有关的现象李如龙都有兴趣一探究竟。他在广州工作的5年间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探讨。

黄典诚1993年病逝,为了支持老师创立的厦门大学语言学博士点,1998年李如龙回到厦大任教。一回到厦大,他就争取建立了语言学专业,引进人才,请海内外知名专家来讲学,还开展“台湾语文工作”追踪研究。此外,厦大多次承办全国性的语言学习班、学术研讨会,2005年还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第3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年会。这一系列活动,不仅大大提升了厦大语言学的建设和研究水平,也推动了我

【壮心不已】求索汉语特征

从回厦大到退休进养老院这20多年,李如龙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总结和探索。

在世纪之交,许多学科都在认真总结百年经验、热情地展望未来。李如龙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,肯定了中西学术的融合使中国传统音韵学发展成历史语言学(以音韵学为基础的音韵学),方言学得到大发展,成为现代中国语言学最有成绩的学科。他在《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》一文中指出,百年中国语言学最宝贵的经验就是“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追寻汉语的特征,按照汉语的特征去研究汉语,总结汉语的理论,也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语言文字问题”。

什么是汉语的特征呢?“汉语和汉字结下数千年的不解之缘,汉字又是独具一格的文字体系,不仅是汉语的记录,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”;“考察字的形音义和语言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之间的关系,我们对汉字的音义的系统 and 汉语的结构系统、对汉字演变规律及汉语的发展规律才能获得深刻的认识,抓住汉语和汉字的关系,便是抓住汉语的最根本、最显著的特征”;汉字使汉语形成了“书口并茂、古今交融、通方共荣的特殊风格,开辟了汉语发展的广阔道路”,这就是汉字长寿的基因;“汉字已经植根于汉语,这就是汉语拼音化不能成功的内部原因”。这些认识,成了李如龙晚年不断探索的持久动力。

新世纪一开始,李如龙兼任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系名誉系主任、博士生导师,招收语言教育方向的博士生,还在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做了很多事。这个时期,随着孔子学院的发展,对外汉语教学也面临着新挑战。李如龙和学生一起调查研究,写了《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》《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》,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,提倡“基本字的集中教学法”,探讨汉语国际教育“国别化”以及如何体现汉语的特点。这些有新意的文章都收在当年出版的《汉语特征与国际汉语教育》中,这是他晚年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成果。

厦大中文系的朋友们最了解李如龙一生视学术如生命,如今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心心念念的“汉语特征”。2024年6月,他们精心准备,举办了“汉语特征的理论与实践”研讨会。不料竟有100多人报名参加,数位著名学者远道而来,讨论热烈。2025年也有人接手办了,对于这位“望九”之年的老人来说,这是多大的鼓舞!

李如龙决定拿出积蓄,在厦大中文系设立“汉语特征研究出版基金”,组织编委会,委托厦门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关于汉语特征研究的文库,包括今后的“汉语特征”研讨会的论文集和研究汉语特征的优秀专著。他认为,此类课题自己还研究得很不够,尚待深入,希望更多同人共同努力。最近,在和一些朋友交谈时他就提到了不少题目。例如,汉字有语言功能吗?汉语和汉字的矛盾与和谐跟汉语史的关系有多深?语音史上“字音”怎样演变为“词音”?语流音变有多少种类型,对于汉语的发展影响有多大?“文白异读”的性质是什么?汉语词汇是怎样走出单音“孤立语”困境的?“语法化”何时发生,有哪些途径?语法和修辞的关系如何?汉字还要不要改革,要不要为现代汉字划定范围?对已经兴起的“字母词”和“夹用拼音”应如何评价?为何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有那么大差异,二者又如何转化?汉语的通用语和方言的关系史有什么特点?有些重要方言要不要采取保护措施?

《汉语特征研究》(2018年)、《福建方言与文化》(2022年)、《汉语地名学论纲》(2023年)、《薪火相传》(2023年)、《闽方言文存》(2024年)、《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(修订本)》(2024年)……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道路,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李如龙还在反思和探索,还在拼搏与呼喊,希望同行们能深耕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,让它长出体现灿烂本色的花果,挺立在世界语言园林之中。

